

## 遠求近取，旁搜曲證

### — 從《六書索隱》論明人楊慎的文字學研究

叢培凱\*

#### 【目 錄】

- 1、前言
- 2、論《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對《六書索隱》的評價
- 3、《六書索隱》文字學史觀與“轉注古音”的關係
- 4、《六書索隱》與楊慎小學著作的聯繫
  - 1) 《六書索隱》與《轉注古音略》
  - 2) 《六書索隱》與《古音彙要》
- 5、結語

#### 【摘要】

楊慎（1488-1559），字用修，號升庵，四川新都人。《明史·楊慎列傳》稱：“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楊慎以博學著稱，在文字學研究上亦有卓越貢獻。根據王文才《楊慎學譜》考證，楊慎曾著有多種文字學研究著作，如《說文先訓》、《六書練證》、《六書博證》等，至今多已散佚。其中《六書索隱》一書，原亦以為不存於世，其後發現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有明嘉靖刻本，今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由楊慎《六書索隱·序》可知，“遠求近取，旁搜曲證”為楊慎文字學的研究方法，楊慎以大量的文字學研究資料為基礎，進而呈現己身的研究體系。楊慎對於各家文字研究者學說，有著不同的學術判斷，由此可呈現楊慎“轉注古音”的觀念。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以文字考釋內容及來源角度，對於楊慎《六書索隱》有著負面評價。但此批評面向是否公允？值得討論。今考《六書索隱》體例，乃以韻區分，其下各列考釋之文，考釋內容不拘該字，如有相關者則成一體系說解。此等研究觀念，實與楊慎其他小學研究著作相互聯繫。在文字學史的研究層面上，欲探究楊慎文字學研究的貢獻，可藉《六書索隱》進而釐清、分析其學術定位。

#### 【關鍵詞】

楊慎；《六書索隱》；文字學；轉注；古音。

\* 叢培凱，臺灣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assignment@scu.edu.tw）。

## 1、前言

楊慎（1488-1559），字用修，號升庵，明四川新都人。其父楊廷和曾任明朝內閣首輔，楊慎年未而立，正德三年（1511）即殿試奪魁。《明史·楊慎列傳》記載，楊慎初仕供職翰林，即有出類拔萃的表現：“武宗問欽天監及翰林：‘星有注張，又作汪張，是何星也？’眾不能對。慎曰：‘柳星也。’歷舉《周禮》、《史記》、《漢書》以復。”<sup>1)</sup>此後，楊慎因“大禮議”政治鬥爭，於嘉靖三年（1524）受廷杖、充軍雲南，最終客死異鄉。楊慎仕途不盡如意，但學術成就豐碩，明人陳大科云：“以論博物君子，其在我朝，則楊升庵先生執牛耳哉。”<sup>2)</sup>《明史·楊慎列傳》亦稱：“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sup>3)</sup>楊慎以博學著稱，根據王文才《楊慎學譜》考證，楊慎曾著有多種文字學研究著作，如《說文先訓》、《六書練證》、《六書博證》等，至今多已散佚。其中《六書索隱》一書，原亦以為不存於世，如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即秉持此看法<sup>4)</sup>，但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有其明嘉靖刻本，今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明嘉靖刻本《六書索隱》以韻分之為五卷，卷一、二屬平聲、卷三上聲、卷四去聲、卷五入聲。楊慎認為如此區分，“以韻收者，俾易繙耳。”<sup>5)</sup>今存《六書索隱》略有闕頁。楊慎於《六書索隱·序》曾云：“慎自志學之年，已嗜六書之藝，枕籍《說文》，以為折衷，迨今四十餘年矣，其遠求近取，旁搜曲證。”該序署於嘉靖二十九年，楊慎當時已六十三歲。“遠求近取，旁搜曲證”一語呈現楊慎文字學的研究方法。關於楊慎《六書索隱》的考釋文字，於序中亦有說明：“謫居多暇，乃取《說文》所遺，諸家所長，師友所聞，心思所得，彙梓成編。以古文籀為主，若小篆則舊籍已著，予得而略也。若形之同，解之複，而不刪者，必有刊補也。書成，名之曰《六書索隱》。”

楊慎經過長年的搜尋積累，欲結合《說文》之遺、各家之說，進而呈現己身的文字研究體系。《六書索隱》於所收各字下註其釋文，有些釋文亦與他字聯繫說解，如《六書索隱·一東二冬》“工”註釋文中，另有考釋“一”、“丨”、“二”等字，並云：“以上於工字義，有相發而旁及諸字不欲分之，書其全文多此例。”《六書索隱》為楊慎文字學的重要著作，本文欲藉此探析，希冀在文字學史的研究層面上，了解楊慎文字學之體系，並釐清《六書索隱》之學術定位。

## 2、論《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對《六書索隱》的評價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對於楊慎《六書索隱》一書有著負面的評價：“然其中所載古文籀書，實多略而未備……且古文罕見者，必著所自來，乃可傳信；而是書不注所出者十之四五，使考

1)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中華書局，1982，p. 5083。

2) 王文才、張錫厚輯，《升庵著述序跋》，雲南人民出版社，1985，p. 120。

3)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p. 5083。

4) 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臺灣學生書局，1983，p. 81。

5) 【明】楊慎，《六書索隱》，今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189冊），台灣台南莊嚴文化，1997，p. 354。

古者將何所據依乎？”<sup>6)</sup>《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以文字考釋內容及來源進行批評，考《六書索隱》所收之字，有些的確未註其出處，如《六書索隱·三江七陽》“𠂔”，於下註“古文量”，未明其出處。該字與目前戰國出土文獻中的字形有著明顯差異，如“𠂔”（戰國晚期金文—廿七年大梁司寇鼎）、“𠂔”（戰國楚系文字—包2.53）、“𠂔”（戰國秦系文字—睡·法195）。<sup>7)</sup>但該字與傳鈔字書所收錄字形相近，如《古文四聲韻》於《碧落文碑》“量”字作“𠂔”<sup>8)</sup>。此外，《六書索隱·三江七陽》“雙”作“𠂔”、“𠂔”，於下分註“雙”、“古文雙”，今考“雙”字未見甲骨文與金文，《說文》小篆字形作“𠂔”，目前可見戰國出土文獻的字形作“𠂔”（戰國楚系文字—望2.50），皆與《六書索隱》“雙”字形有明顯差異。故《六書索隱》不註出處，確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所言，使人依據有所困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多略而未備”的批評，筆者以為尚待商榷，因楊慎《六書索隱序》曾述說該書主旨：“以衰老之年，精力不逮，且圖籍散失，遍閱不能，乃拔其精華，存其要領，以為此卷。”序文中，楊慎已說明《六書索隱》並非求全之作，而是“拔其精華，存其要領”的成果。《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的說法影響後世對於此書的評價，如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亦稱《六書索隱》“所收不備，且不注所出”<sup>9)</sup>。

從《六書索隱序》中，亦可解釋該書收字“多略而未備”之因，“遠求近取，旁搜曲證”是楊慎《六書索隱》文字研究的方法，序文亦曾言楊慎取材的文字資料：“《說文》而上，則有大禹岷嶓之碑、周宣岐陽之鼓、呂氏《考古圖》、宣和《博古圖》、郭忠恕《汗簡》、薛尚功《鼎韻》，皆古文也。《說文》而下，則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韻》、唐元度《九經字樣》、張參《五經文字》、徐鉉《系傳》、林罕《小說》、張有《復古編》、黃公紹《韻會》、鄭樵、周伯溫、楊桓、戴侗、趙古則於六書皆有論著，悉繙討之。”除上述材料之外，《六書索隱序》亦闡述己身與師友間的文字學術交流：“又嘗受業西涯李文正公，友太原喬希大，永嘉林生應龍，亦以斯藝相取。文正公少愛周伯溫篆形之茂美，肆筆敦之，晚乃覺其解詁多背《說文》，有誤後學，欲犁正之而未暇也。太原公嘗集諸家之篆，以韻分之，而無所升汰。林生亦著《通雅》、《逸古篇》博矣，而無所裁定。”文中除論述與李東陽、喬宇、林應龍的學術互動外，亦藉此提出三人在文字學方面的遺憾：一為欲犁正周伯溫之說而未暇；二為對於眾家的字形無所升汰；三為資料廣博卻無裁定。因此楊慎的《六書索隱》的體例，其中即包含“升汰”、“裁定”的觀念，《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如此評價，似有失公允。

6) 【清】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著，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中華書局，1997，p. 578。

7) 與戰國出土文獻、《說文》相關字形，本文取自小學堂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

8) 【宋】夏竦編，李零、劉新光整理，《古文四聲韻》，中華書局，1983，p. 26。

9) 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臺灣商務印書館，1937，p. 249。

### 3、《六書索隱》文字學史觀與“轉注古音”的關係

楊慎《六書索隱序》，曾對於各家語言文字學說進行不同的學術評價，以下列表分述：

時代	學者	《六書索隱·序》評價
漢	許慎	咸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
梁	顧野王	以小楷書寫籀古，十訛其九，已自可憾。
唐	孫強	此乃兒童之見，俳優之嬉，何足以污竹素也。
唐	李陽冰	戾古誑俗。
唐	陸德明	從俗訛音。
宋	郭忠恕	雅。
宋	楊桓	博。
宋	張有	精。
宋	吳才老	通其音讀。
宋	黃公紹	析其源委。
宋	鄭樵	師心妄駁。
宋	戴侗	肆手影撰。
元	周伯溫	聞見既陋，經術不通，類撼樹之蜉蝣，似篆沙之蝸蚓。
元	熊朋來	窺班得啓，擷英尋實。
明	趙古則	

楊慎對於各家評價褒貶不一，其中對於元代周伯溫負面批評甚重。周伯琦，字伯溫，著有《說文字原》、《六書正訛》等著作。黨懷興對於周伯琦的“轉注”學說定位於“形體變轉”一類，楊慎《古音後語》曾對於周伯琦“轉注”說提出質疑：“元周伯琦云：‘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字也；轉注、假借，文字之變也。’夫既知轉注為文字之變，是矣。而云轉注者，側‘山’為‘臣’、倒‘之’為‘帀’，何哉？若如其言，猶是常也，豈得為變？側‘山’為‘臣’，亦是象形；倒‘之’為‘帀’，亦是會意，豈所以解轉注哉？”<sup>10)</sup>楊慎《古音後語》對於周伯琦“轉注”說的駁議，正可呼應《六書索隱序》的評價。

在上表中，楊慎給予明代趙古則“窺班得啓，擷英尋實”的正面評價。楊慎《古音後語》亦曾表示，他與明人趙古則文字觀念的異同銜接處，其言：“趙古則《轉注論》曰：‘轉注者，展轉其聲而注釋為他字之用者也。此句深楚有見。有因其意義而轉者，有但其轉其聲而無意義者，有再

10) 【明】楊慎，《古音後語》，見《函海》（第十八函），宏業出版社，1968，p. 11140。

轉為三聲用者，有三轉為四聲用者，至於八九轉者亦有之。其轉之之法，則與造諧聲者相類，有轉同聲者，有轉傍聲者，有雙音並義不為轉注者，又有傍音、叶音不在轉注例者，吳棫《韻補》庶矣。傍音之類，迄今無書，學者引申觸類可也。自許慎以來，同意相受，“考”“老”為轉注。鄭玄以之解經，夾漈以之而成《略》，遂失其本旨。又若“耆”“耆”“𦵏”“漈”“孝”“耄”六字，皆從“老”省為義，以“旨”“句”“勿”“占”“子”“至”聲，今夾漈以之入轉注之篇，可乎哉？又若以“日”“月”成“易”而轉為“明”，以“目”“少”作“眇”而轉為“省”，此又不達其旨之尤者也。’……右趙古則所論，其全見《聲音文字通》，首云：‘展轉其聲而注釋為他字之用者’，此可謂思過半矣。末節所論，真中夾漈之膏肓，起叔重之廢疾也。然其云‘雙音並義不為轉注者’，又云‘傍音’、‘叶音’不在轉注例者，又非也。”<sup>11)</sup>楊慎引述趙古則之語，節略自趙古則《六書本義》的“轉注論”。除“雙音並義不為轉注者”、“傍音、叶音不在轉注例者”外，由“思過半”、“中膏肓”、“起廢疾”評價，可看出楊慎基本上是贊同趙古則“轉注”說法，並認為許慎之說未得其旨。按黨懷興的研究，趙古則《六書本義》的“轉注”特色為“趙氏之轉注以詞義（包括本義及假借義）的引申變化輔之以聲音的變化，義轉而聲轉，多義多音，因音別義，實際探討的是詞義的引申變化問題。”<sup>12)</sup>趙古則之所以認為“雙音並義”、“傍音、叶音不在轉注例者”，乃由於“雙音並義”屬“同形詞”<sup>13)</sup>，二字其形雖同，音義指別有異，諸類字因由不同時、空環境所造，彼此無“轉注”聯繫關係。如“杷”同為从木八聲字，可為收麥之器、木名、樂器名，但彼此卻無聯繫關係，其字“雙音”、“並義”，故不屬“轉注”。“傍音、叶音不在轉注例者”，由於“傍音”之屬，其字形、字義皆同，惟因地域之異而改其音。“叶音”為求其叶而變其讀，此類轉其聲卻無其意義的變化者不為“轉注”。

趙古則與楊慎的“轉注”差異，明人顧應祥曾言：“升庵子是編，殆取諸此，而所論傍音、叶音之類，皆轉注之極，則又古則之所未及者也。”<sup>14)</sup>就楊慎而言，趙古則所謂的“雙音並義”與“傍音”、“叶音”皆屬於“轉注”範疇。趙古則認為由於缺少字義聯繫與變化，這些文字不為“轉注”，楊慎對此說有著不同見解，《古音後語》云：“‘雙音並義’、‘傍音’、‘叶音’，皆‘轉注’之極也。極則窮、窮則變、變則通，蓋‘轉注’為六書之變，而‘雙音’、‘傍音’、‘叶音’，又‘轉注’之變也。若曰不為‘轉注’，則當為何事？曰不在‘轉注’例，則何以例之？是六書之法不盡，而聖人之作遺餘力矣。又當六書之外，別立一法以括之乎？茲余不得不辨者，不敢以疑網墮來哲也。”<sup>15)</sup>楊慎此論，似未對趙古則理據進行直接說明，而是另立他說，反詰“雙音並義”、“傍音”、“叶音”若不屬六書，又當何為？筆者以為，楊慎於此段敘述中，已說明他與趙古則“轉注”差異原由。“雙音並義”與“傍音”、“叶音”之屬，楊慎稱“轉注之極”、“轉注之變”，並強調“極”、“變”關係為“極則窮、窮則變、變則通”，這說明楊慎“轉注古音”標準存在層次別異。他一方面贊同趙古則《六書本義》提出的轉注例，另一方面認為“雙音並義”、“傍音”、“叶音”屬於不同的“轉注”層次。楊慎並非反對趙古則對於“雙音並義”、“傍音”、“叶音”的說明，而是以層次別異方式將“轉注”的範疇擴大。其中關鍵在於

11) 【明】楊慎，《古音後語》，見《函海》（第十八函），宏業出版社，1968，pp. 11131-11133。

12) 黨懷興，《宋元明六書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p. 158。

13) 黨懷興，同上，p. 158。

14) 【明】楊慎，《轉注古音略》，見《函海》（第十八函），宏業出版社，1968，p. 10936。

15) 【明】楊慎，《古音後語》，見《函海》（第十八函），宏業出版社，1968，pp. 11133-11134。

音、義重視的不同，楊慎所謂“轉注之極”、“轉注之變”，與一般“轉注”的差異，在於“音”重於“義”。楊慎於〈轉注古音略題辭〉云：“古人恆言音義，得其音，斯得其義矣。”<sup>16)</sup>又於《古音後語》言：“轉注，轉音而注義。”<sup>17)</sup>“雙音並義”、“傍音”、“叶音”何以屬“轉注”？由於存在音讀差異。就楊慎而言，音讀上的差異即屬“轉注”，而“義”的聯繫關係與否，分屬“轉注”的不同層次。這種觀念，影響著楊慎文字學的研究方法，他於〈答李仁夫論轉注書〉中言：“故凡見經傳子集與今韻殊者，悉謂之‘古音轉注’。”<sup>18)</sup>楊慎結合“轉注”與音韻研究，成為他的“轉注古音”之說，楊慎“轉注古音”的標準為古籍中與今韻殊異者，此標準未包括字義關係，古今異音屬“轉注古音”範疇，字義是否聯繫，分別為“轉注古音”的不同層次，判斷是否屬“轉注古音”，直以擇取古今音讀相異者即可。

#### 4、《六書索隱》與楊慎小學著作的聯繫

楊慎“轉注古音”的觀念在趙古則“轉注”基礎上擴大發展，因此《六書索隱序》對於趙古則的評價甚高。楊慎以“轉注古音”觀念，著作相關小學著作，如《轉注古音略》、《古音叢目》、《古音彙要》等。筆者以為《六書索隱》與這些著作有著密切的聯繫關係，今以《轉注古音略》、《古音彙要》為例，以表格說明與《六書索隱》考釋內容的雷同處。

##### 1) 《六書索隱》與《轉注古音略》



著作出處	字形	釋文
《轉注古音略·一東》	梵	音義與“𣎵”同，風行木上曰𣎵。《集韻》：“聲也。”又見漢《衛彈碑》。字本作“𣎵”，省作“𣎵”。陸法言讀。
《六書索隱·一東二冬》		音義與“𣎵”同，𣎵𣎵，聲也。漢《衛彈碑》。
《轉注古音略·八齊》	卯	音濟。《說文》：“事之制也。”或音卿，或即用為卿字。並非卿从良為聲，从卯為義。
《六書索隱·八齊》		音濟。事之制也。左从，音奏，右从  ，音節。

16) 【明】楊慎，《轉注古音略》，見《函海》（第十八函），宏業出版社，1968，p. 10940。

17) 【明】楊慎，《古音後語》，見《函海》（第十八函），宏業出版社，1968，p. 11133。

18) 【明】楊慎，〈答李仁夫論轉注書〉，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54冊《明文海》），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p. 807。

## 2) 《六書索隱》與《古音彙要》

著作出處	字形	釋文
《古音彙要·二十六寢》	瘁	《說文》：所臻切，寒也。又所錦切，寒病也。唐詩：“磔毛各噤瘁”，又“肌上生瘁瘵”，又“禁瘁餘寒酒半醒”。
《六書索隱·十一真》		所臻切，寒病也。又所錦切。韓退之詩：“磔毛各噤瘁”。
《古音彙要·十三阮十四旱十五潛》	譌	與“疇”同。《石鼓文》：“原隰既坦，疆理譌譌”。《毛伯敦銘》：“予惟譌商”《邠敦》《龐敦》亦作“譌”。
《六書索隱·十五潛》		《石鼓文》：“原隰既坦，疆理譌譌”，舊讀作翻，非。

上述舉例各字，可發現《六書索隱》與《轉注古音略》、《古音彙要》在文字釋義上彼此有互通之處。可見在楊慎的文字學觀念，諸本小學著作乃互成體系。《六書索隱》在論其文字考釋外，亦是以其“轉注古音”為其基礎，進行相關闡發。

## 5、結語

楊慎曾於《六書索隱》序文中表達對於該作的肯定，“深於六書者，試欽玩之，知其會同發揮乎古人，而非雷同剿說於諸家矣。所收之字，幸勿厭其少，可以成文定象，砭俗復古矣；所注之義，幸勿厭其繁，可以詰經證史，訂子匯集矣。”從“成文定象”、“砭俗復古”、“詰經證史”等語，可見楊慎於文字學上的自信。楊慎希冀《六書索隱》為“深於六書者”玩之，亦是表明該書蘊含己身的文字學觀。在《六書索隱》中，楊慎對於各語言文字學家，有其褒貶於其中，亦是以自身文字學觀評判下的結果。楊慎以明人趙古則“轉注”觀念為基礎，進而結合“轉注”與音韻，成為“轉注古音”學說。而此一學說通貫楊慎小學著作，其中亦包含《六書索隱》。《六書索隱》為楊慎晚年之作，可謂學術後期的成熟呈現。因此，《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以文字的考釋出處及蒐羅文字的齊備程度，給予《六書索隱》負面評價，則忽略了楊慎文字學術的中心觀念。

## 【參考文獻】

- 【宋】夏竦，《古文四聲韻》，中華書局，1983。  
 【明】楊慎，《轉注古音略》，宏業出版社，1968，《函海》（第18函）。  
 \_\_\_\_\_，《古音後語》，宏業出版社，1968，《函海》（第18函）。  
 \_\_\_\_\_，《六書索隱》，莊嚴文化，199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189冊）。

【清】黃宗義編，《明文海》，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54冊）。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中華書局，1974。

【清】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著，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中華書局，1997。

王文才、張錫厚輯，《升庵著述序跋》，雲南人民出版社，1985。

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臺灣學生書局，1983。

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臺灣商務印書館，1937。

黨懷興，《宋元明六書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小學堂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

## 【논문초록】

키워드	중문	楊慎, 《六書索隱》, 文字學, 轉注, 古音		
Key Words	영문	Yang Shen, 《Liu Shu Suo Yin》, philology, zhuan zhu, gu yin		

From 《Liu Shu Suo Yin》 to discuss the philology researches of Yang Shen

Tsung, Pei-Kai

Yang Shen (1488-1559) was born in Si Chuan Xin Dou. 《Ming Shi》 said that Yang Shen is the most famous for the extensive memorization and abundant writings. Yang Shen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philology researches. According to Wang Wen Cai's 《Yang Shen Xue Pu》, Yang Shen had many kinds of writings, such as 《Shuo Wen Xian Xun》, 《Liu Shu Lian Zheng》, 《Liu Shu Bo Zheng》 etc., but most of them are disappeared. 《Liu Shu Suo Yin》was thought that it's disappeared, it can be found in the library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t was included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From Yang Shen's 《Liu Shu Suo Yin-Introduction》, we knows that Yang Shen was based on abundant philology researches to appear his research system. Yang Shen had different academic judgements for each text researchers's theories to appear Yang Shen's conceptions of "Zhuan Zhu Gu Yin". 《Qin Ding Si Ku Quan Shu Zong Mu》 was based on the the text textual content to comment Yang Shen's 《Liu Shu Suo Yin》 negative. We can discuss the comment is appropriate or not? 《Liu Shu Suo Yin》 is distinguished into rhyme, so it had its own system. These researches are related to Yang Shen's other research works in Xiao Xue. In philology researches, we can investigate Yang Shen's contribution to philology researches with 《Liu Shu Suo Yin》 to clarify and analyze.

저 자 인적사항	성 명	총배개 / 叢培凱 / Tsung, Pei-Kai		
	소 속	臺灣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助理教授		
	Em@il	assignment@scu.edu.tw		
논 문 작성일시	투 고 일	2016년 08월 26일	심 사 일	2016년 09월 23일
	수 정 일	2016년 09월 28일	게재확정일	2016년 09월 29일